

授堂文鈔

授 文 堂 鈔

(一)

武 億 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留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釋甲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已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攷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答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述書

與李書源書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答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澠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略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授堂文鈔 目錄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寄朱笥河先生書

與袁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答郭方山書

答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答西霞先生書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哭筭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代朱少華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答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養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峯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王明府輓詞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授堂文鈔卷之一

漢制六馬考

偃師武億撰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冲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路史注。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此亦僞尙書所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

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爰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駿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六馬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駿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于疏。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弁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謾欺誣之說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疑衍十字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司樂以下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案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溫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又十二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證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郕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郕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櫜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畎歷莘。君之士也。後乃東寄。挈與賄。虢郕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郕其二君者。惜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挈而居之。必先在此。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挈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旣得王嫗。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嫗。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迺始。然則迺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迺始。已居廣望。與蠡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牽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